

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十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明·閩縣
周之夔撰

棄
草
集

(一)



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十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明·閩縣
周之夢撰

棄草集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原書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福建叢書編委會

主 編：陳 虹

副主編：余險峰 歐孟秋

編 委：鄭壽岩 趙玉林 康振盛

廖宗剛 任仲泉 廖楚強

許仲凱 林 樺

《福建叢書》序言

叢書之名，古已有之，它是匯編各種單獨著作的總稱。我國古籍叢書，浩如烟海。近一個世紀以來，由於科學文化的進步，對系統整理保存古代文獻，日益受到應有的重視。利用各類叢書，研究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發展狀況，以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深遠意義。

福建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唐宋以後，福建文化有較大的發展，八閩被稱為「海濱鄒魯」。在漫長的歷史文化長河中，有不少閩事文獻和閩人著述流傳下來，其中不乏具有很高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的重要典籍。這些典籍均屬稀有藏本，是一宗非常珍貴的福建文化遺產。

福建文史研究館爲搶救、保存、整理并利用這宗文化遺產，計劃編印《福建叢書》。先就明季以來閩人集部、學術著作以及筆記等典籍，加以選擇整理，分輯出版發行。各輯均包含若干書卷。期在數年之內，按照典籍類次，陸續完成編印任務。冀把有裨於時用的卷帙奉獻於世。

編印《福建叢書》，事鉅且繁。至祈社會各界樂予襄贊，并對叢書的選本、體例、編排、校勘等方面，惠賜寶貴的意見，以期編印工作益臻完善。

周之變與《弃草集》

張玉範 劉大軍

周之變，字章甫，明福建閩縣（清屬福州府）人，萬曆十四年（1586）生。幼隨其父宦游各地，五歲時由四川達州返回故鄉，居於閩縣白龍江畔的藤山。十三歲入縣學，三十九歲中舉。崇禎四年（1637）中進士，授蘇州府推官，督兌漕糧倉。因漕糧事與知州及當地鄉紳意見不合，乃辭官歸鄉。南明弘光（1645）時，復官給事中。南明覆亡後曾起兵抗清，被張煌言任為參軍。兵敗后遁入佛寺中，以替人寫文章及賣字畫謀生。其生平結交甚多，最相契者為錢謙益及瞿式耜。曾主講過鱸山書院，為官時也教授了不少學生，其中即有以藏書、刻書而聞名於世的毛晉。

福建自南宋以後理學便很昌盛，當時讀書人不但要學習八股程文，而且還要淹通經史性（《性理大全》）鑒（《資治通鑒》），兒童稍着鮮衣則里老必叩以安往，童嬉失節，長者互誚讓焉。（《弃草二集》卷二《藤山睹橋鋪保甲冊序》）。這種生活環境，在之變幼小的心靈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之變四歲時便開始學習《大學》、《中庸》、《論語》，以後又在其父親的親自輔導下攻讀八股時文，閑暇時，還學習一些詩文作法。從二十歲以後，開始博覽百家群籍及仙佛書，并逐漸對禪宗產生了濃厚興趣，攻讀數載，頗有契悟，曾一度產生過弃塵出家的想法，但為其父所勸止。萬曆四十二年（1615），之變父親去世，於是轉從當地的理學家董見龍學習，在董見龍的教育下，之

變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此「一意刮去俳習禪睡，獨為真實之學。」（周之變《弃草·文》序），其思想開始由佛轉儒。并逐漸接受了王陽明的心學，與當時獨尚空想，不求實際的末流心學思潮所不同的是，之變追求理學、德行、事功三者兼備。他認為「士彈力於文，必洗濯思慮，質對聖賢，傳注語錄之外忽識取本心，是即真理學；一義未安，寢食俱廢，閉戶湛精，他緣斷絕，不累長上，不閤有司，是即真德行；深觀消息，博洽名物，史鑒興亡，時務得失，熟透胸中，待時而動，是即真事功。」（《弃草·文》卷二《鑪山課義序》）也即不但要發展自我的內心世界，而且還要規範自身的行為，豐富自己的學識，進而去關心外部現實社會，學以致用。他的這一思想對明末清初的務實思潮有一定影響。

周之變在詩文書畫上都有較高造詣，尤其是他的文章寫得更為出色，從年青時就不斷有人前來求文，以致他不得不訂出《文傭條約》，開價受值。他的文風主要繼承唐代的韓昌黎，主張文章要內容充實，要有思想性，即所謂「文以載道」。而在寫作藝術上，他認為蘇東坡所云「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而為文不可勝用」一語為文家不傳之秘，也即文章應當自然流暢，有感而發。針對當時文壇上盛行的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義主張，他提出「時文古文，神理則同，體裁自別」，並認為「今之文人」當中也有「傑然自命者，亦能自我作古，不可謂盡無當也。」（《弃草·文》卷四《與董葱德論時文書》）之變的文章不但具有較高的文學藝術性，更透出了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他的文集《弃草》及《弃草二集》中，有不少文章都是針對當時所存在的社會問題有感而發的，正如他的弟子毛晉所說：「其於奴插二囚及紅夷出入侵掠之徑與向背竄竊之情形及歲餉盈詘之流弊靡不著之論策，鑿鑿為救時之急着。」（毛晉《弃草序》）

他在詩畫方面成就多淵源於家學。祖父是當地頗有名氣的一位畫家，他在很小的時候便隨祖父學習繪畫，具備了一定功底，以後於辭官鄉居時即曾以此謀生。學詩則始於十六歲，當時他父親為他請了一位對詩頗有研究的塾師，於課經之餘常常教他一些聲律知識，從而引發了他對詩的興趣。而之變的父親在詩學上也有一定造詣，常常將自己對詩的心得傳授給他。在父親的引導下，之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詩風，其創作體裁多為律詩，格調則以清淡為主。

之變為人「負氣節，任事敢言。」（《乾隆福州府志》卷六十一「文苑·周之變傳」）瞿式耜亦稱其「披肝露膽，靡所不盡；急病讓夷，靡所不周。」為平生「有識以來未敢第二倒指」者（《弁草二集》卷首《瞿稼軒先生賜語》）但正是他的這一個性，為他的一生帶來了濃重的悲劇色彩。之變所任的蘇州府推官一職，最初只負責當地的刑名事務，從明末開始，又兼管當地的糶糧征收。明代各地所征錢糧大致分為兩種情況，一種儲存於當地，稱軍儲；一種通過運河運往北京或南京，稱漕糧。漕糧由於要由士兵長途運送，因而於常額之外要加收行月糧或過江米，其加收量頗為可觀，是壓在地方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之變來到蘇州的第二年（崇禎六年，1633）冬，在當地鄉紳張溥、張采的倡議下，蘇州知州劉士斗打算用一部分州里的漕糧征收額來與州屬五縣的軍儲征收額相交換。從表面上看，兩者數量相等，好像是「公平交易」，而其實這是將漕糧中額外加收的負擔轉嫁到縣民身上，因而為之變所阻止，之變也因此而得罪了張溥及張采。

張溥、張采是明末著名文學家，二人提倡文學復古運動，並組織了復社，在當時影響很大。在此之前，之變與二張本是至交，他們雖然在文學上的觀點有較大差異，但彼此交誼頗洽，沒想到，這次却因政事上的不合而走向決裂。此後不久，劉士斗因他事被罷官，張溥、張采以為是之

變暗中告狀所致，隔閡日益加深。由於二張在當時的影響力，一時朝野皆以之變為非，甚至之變一些舊日的師友也對他產生誤會。在此情況下，崇禎八年（1635）年，之變被迫辭官，並從此與張溥、張采等人修怨。崇禎十一年（1636），張溥被許，之變曾入京言復社恣橫狀。南明弘光時，又曾助馬士英、阮大鍼等人攻擊復社，從而造成他一生中的污點，前此之德行文章及後來之忠勇效國三百年來幾為所掩。

之變將要離開蘇州時，他的學生毛晉、沈際飛前來索取他的詩文稿，打算將其刻印流傳，之變認為自己的詩文多為應酬而作，「落紙之後，即如唾涕墮地，豈可更取吞咽。」（《弁草·文》卷四「與沈天羽毛子晉」），因名之為《弁草》。這其實也隱含着他辭官時為世人所弃的感受。三年以後崇禎十一年，張溥去世，之變復將前此未敢發表的與漕糧事有關的文牘及辭官後所作文章匯為二集加以刻印。當時他的幾個兒子曾跪在地上求他不要發表，但之變不為所動，堅持刻印。由此也可以看出漕糧一事在之變心中所結的鬱鬱之氣已到了不鳴不平的地步。

《弁草》及其二集在刻版後印行不多，流傳未廣。到清代乾隆年間，由於書中有不少論及清的文章而遭禁毀。故此書流傳絕少，今海內僅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原為清末藏書家方功惠舊藏。據白序知在《弁草二集》之前應有錢謙益、瞿式耜二札。今此本僅存瞿氏一文，這很可能由於錢謙益「名氣」太大，於乾隆禁書時被抽去了。

棄草詩序

嚴滄浪言詩有別才別調始予三歲能言先君教以碁局聯扁字輒能辨之四歲受大學中庸論語正文于叔祖五歲自蜀隨先君歸閩見先祖善畫稍知其筆意所在六歲冬至夜鄉有團朮爲丸之典先君試對曰冬至一陽生予未曉爲成語難屬也應聲曰秋霖七夕近蓋據閩風六月之末多霖霖俗號此雨爲秋霖耳先君摩予頂曰是子必達

但苦遲以告先祖先祖喜曰吾十餘歲時先輩試對水映晴空上下天而荅以山留返照東西日今思乃一好詩句然斯兒少我數歲而能爾更難自是予知屬對之爲詩料矣九歲學八股時文十一歲能縱筆于中讀史記莊子戰國策知其爲古文先君又授以工唐瞿薛舉業正宗間得王弼州先生史論及李文節所選二三場習之十三入泮以論見取時時以童子屬對之法作時表及所雜讀

作時策闡^讀出人多見許然自八歲至成童咸多
病濱死者屢學無專家所業未純病愈之日無幾
皆忙就本領示暇言詩且同學無知詩者父師又
禁人旁習也十六從師鄭元升先生獨知詩稍講
聲律適伯父六旬始得子親友稱詩相賀予踵其
後曰夙昔每嗟龍久臥晚來尤喜鳳將雛然初學
稚語不足道也一時詞壇徐興公陳伯孺輩好爲
中晚體予記咏雨中月曰恍疑神女來窺鏡又恐

婦娥怨濕衣咏書室曰臨池竹映波先綠入樹花
濃雨亦香咏梅花曰玉鱗斜月裁成勢珠淚和烟
莫辨痕又曰豈爲寄枝香溢袖應同思淚下沾巾
又曰亂飄食几驚餐雪錯落鄰砧怨搗霜又曰照
面自應生素色侵衣時復冷香魂歸山園曰破苔
仍是主人屐藉草依然舊客衣同輩皆膾炙然全
日未工心知中晚非極則家有漢魏詩乘初盛十
二家遂取讀之十七而作古詩今集中題畫寄郭

淡衷及阮司理秋日凌霄臺社集二首卽試筆語
追記而錄之餘稿以童態多燒滅不存嗣後讀選
體及李杜全集從友人陳叔向齋頭見古逸六朝
初盛詩紀借而手抄方喜爲大觀予先祖詩最奇
雄然多不存憶拜岳墳律有晝下金牌迷白日朝
來鐵騎慘黃雲之句餘見之題畫五七言絕而已
先君詩主冲淡寡交遊自父友陳振狂倡和外卽
呼予教之得意相賞凡典故出處多命予考究涉

獵友人李明六厭棄時文專力于詩持議嚴正格
律古淡其山水奇癖予幸與相敵閩山海怪特峭
麗足供詩料最多噫今皆爲古人成往事矣予自
童稚至于今多病不得已晝跪誦夜篝燈以補拙
凡二十年不輟他文字歲月輒有遷變惟詩之一
途今與十六七時不甚相遠將無別才別調天分
有限每自恥爲童子雕蟲可棄也三十年來從不
敢灾木貽笑于人況今以病棄官凡平昔之見聞

覺知眼前之是非恩怨宜無不棄藏其狂言以死
予之志也毛子晉沈天羽二君子惓惓取予稿以
去獨有不棄予之心何哉昔白樂天自敘作詩之
意司空表聖亦自摘工句于簡端予不敢援古人
也以明予終始疾病憂患中自祖父外二三朋友
知已于予至矣

崇禎乙亥歲季夏朔旦周之夔伏枕書于松陵舟
中